

重磅

改革长卷细部特征的生动展示

——读徐文伟《报春花》有感

娄 成



细读徐文伟的《报春花》，我有如下三点感受。

第一，这是一部小中见大的时代画卷。《报春花》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一部“小作品”。作者是名基层干部，他的工作场和生活圈决定了他不可能去书写高大上和顶层设计。作者写湖南，主要写他的家乡衡阳特别是衡南的改革开放故事：从市到县再到乡镇村组农户，怎样服务更便民，田怎么种，猪怎么养，垃圾怎么治理，孩子怎么上学，一桩桩小事一个个凡人在徐文伟作品中细细呈现。可以说，作者向我们展现的是改革开放这部历史长卷的细部特征，让我们有机会更细致更真切地回看40年来的改革历程。

“时代”这个词，往往意味着大写意和粗线条，没有《报春花》这样小处着眼作品，我们很难看到三湘大地那么多鲜活生动的改革故事，难以了解改革路

上那么多小人物的酸甜苦辣、悲欢冷暖。这些事、这些人共和国改革开放大厦的柱脚和砂石，是华夏辽阔夜空的点点繁星，他们发了光，出了力，立了功，却很容易被“时代”这把大刷子一扫而过，几乎留下一点痕迹。徐文伟发现并记录了他们。从这个层面讲，《报春花》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好事。另一方面，《报春花》虽然是一部“小作品”，却是对大时代的有力支撑和生动诠释。《报春花》中记录的人和事，虽小却意义大，小中见大地展示了全国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时代画卷。

第二，这是一段承前启后的经验总结。40年的锐意进取，40年的踟蹰前行，在总体的巨大成就背后，必然有弯路，有挫折，有失败，有黯然神伤。“明镜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”我们纪念改革开放，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，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、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，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、把握历史规律，增强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。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，而且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经逐渐进入了深水区，现在往前迈一步比从前十步都难。所以，回过头来看看，以往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，想想以后的路要怎样走下去，怎样走得更稳更快，对40年改革开放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，不仅必要，而且必须。

徐文伟的《报春花》几乎每一篇都写到了湖南一个地方的伤和痛，以及痛定思痛的刮骨疗毒。举一个例子，我来自北方农村，对农民随意丢垃圾深有感触，眼看着村中池塘越来越小，仅有的水坑污秽不堪。后来在街上每隔几户门口放一个垃圾桶，可是不但很少有人往里放垃圾，没几天连桶也不见了。看了徐文伟书

中介绍的鼓励村民用生活垃圾换日用品的做法，眼前顿时一亮：垃圾可以换生活用品，自然舍不得随便丢了。一项小小的改革举措，远远胜过口干舌燥的空洞宣传。像这样容易学可复制的经验，书中记录了很多，方方面面的都有。这些做法省时省力，效果奇佳，很有宣传推广的必要。所以，《报春花》是一段承前启后的经验总结。

第三，这是一张真实生动的湖南名片。徐文伟的《报春花》笔触遍及三湘大地特别是衡阳的角角落落、神经末梢，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湖南的山水、田园、鸡鸣犬吠和袅袅炊烟，看到了湖南人的精神风貌和社会变化的气象万千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样？全民奔小康什么样？新时代什么样？《报春花》为我们呈现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。实例信手拈来：株洲荷塘区的“一门式”服务，衡阳“最多跑一次”的实践，衡南的全域旅游；从大地银行到绿色存折，从孩子入学到老人养老，从机构改革的高效到党政建设的新风，都是娓娓道来、生动详实。

文伟创作的《报春花》没有溢美之词，没有刻意包装，只是凭着对家乡刻骨铭心的爱，情真意切地把家乡山水人文倾注在笔端，老老实实地把家乡改革故事记录在书中，细致入微地把家乡变化报告给全国。正因为如此，他的这部作品是一张真实生动、可感可信的湖南名片。

品读文伟作品中记录的点滴，感受着作者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，突然想起了元朝王冕的诗《墨梅》：“吾家洗砚池边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依我看，这几句不但适合作品中的人和事，同样适合作者本人。

生活变成艺术
需要提纯

——与晏阳谈话录之二



《突破腊子口》现藏于国家博物馆

人物介绍：晏阳，当代著名画家，鲁迅美术学院教授

意达，省作协会员，出版有随笔集《爱极了》

晏阳：写实，要知道画什么和不画什么。写实不等于看见什么画什么，也不等于画得“像”就是好画。画得像不像不成为问题。而是要知道取舍。再写实的画也是一种对现象的提炼。它需要高度和纯度，更需要单纯。单纯很难。

意达：是的。我在几幅写生练习之后就体会到了您刚才说的“要知道画什么和不画什么”的区别。而在临摹中便不会有这样的心得体会。您说的“单纯”并不仅仅局限于绘画艺术上，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。正如海明威所说的：“一篇文章抽掉所有的修饰而仍然觉得好，这才是好文章。”您先提到的“标志性语言”的局限性，是否指的只是表现形式上的“标志性”，而非内涵上的“标志性”？比如我就觉得每一个成熟的文学家或艺术家在内涵或题材上都具有“标志性”。比如我刚刚说您的作品不具有“标志性”，而实际上我觉得在内涵特征上依然有您的“标志性”。

晏阳：我的画在表现形式上几乎没有什么标志性语言，有人夸，我就说“普通写实，一般性优美”。我画战争题材几十年，画大规模战役那么多幅，每一幅都在体现战争的惨烈。战争，从来都血腥。但是，我追求的是惨烈而不血腥。惨烈不等于血腥。惨烈，我们可以将其诗化，而血腥不能，我认为这是艺术和非艺术的分水岭。生活变成艺术需要提纯，这种提纯与诗化或许可以说是我的“标志性语言”。也就是你说的内涵上的标志性。

意达：战争的惨烈其中自然包括了它的血腥。而您的画中只体现惨烈不突出它的血腥，这是否也包含了一种对视觉感观上的考虑？画，首先要让人视觉上舒服，就是所谓的顺眼。并且，是否有能力恰当地进行提纯与取舍，也正是大家和小家之间的区别所在吧。这，又回到您刚才谈到的“要知道画什么，不画什么”上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际涵盖了绘画作品从立意、构思到绘制、完成的每一个步骤。同样的东西，不同的画家，除技术上的差别，立意、意境上的差别就更加泾渭分明。我想艺术家之间真正的差别也在于此吧。

晏阳：你有很强的领悟能力。无论天生禀赋、领悟与感受力还是基本的艺术素养都很好，以你的自身条件，学画画没有任何问题。唯一要做的就是多画、多练习。你已经画过一段素描了，日后或许需要做个选择，比如，专注于成为一个首饰设计师呢，还是一个绘画艺术家？两者日后的学习内容会有所不同。

意达：我原本是为了成为一个设计师而学画的。可在素描练习中我爱上了素描，我还想在素描练习上再深入一点。我想，素描练习总归不会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吧？

晏阳：当然。素描学习对从事任何造型艺术门类都只会好处。西方的大师们毕生都在画素描。又，西方的一般概念中，素描就包含了速写，只是介绍到中国来，就被拆分成素描和速写两种了，其实是一回事。速写的深入就是素描，素描的短期形式就是速写。学画，速写必须画，时时画。从这里，你将受益匪浅。

【创作谈】

文无定式

唐胜一

我是以习作小小说为主，偶尔写点散文，因而不大学习散文的写作技巧，也很少关注散文作品。我真正像模像样去写散文，应该是从《水样岷山》那篇算起。为了文字优美，我查看了不少资料，以及将我写过岷山的诸多新闻报道稿也翻出来看，写作中更是搜肠刮肚地用上华丽辞藻。好在岷山是我的家乡，写熟悉的人和事，真可谓信手拈来。

不过，后来我就很少这样去写散文了。因为我看过一些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谈，讲到文学创作的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着。现今写小说不一定用过去的写法了，写散文更不是堆砌华丽词藻和形容词了，而是用语言表达准确从而彰显文字优美。我有所觉悟，便不按常规套路

先后习作了《胆小的母亲》《难忘见娘最后一面》《钓螃蟹》等散文，效果还不错，都被报刊杂志采用。

由于写小小说的习惯，我有时写的散文就按小小说一般的编进了故事，就连语句也一样地颇有动感，令编辑耳目一新，甚或打电话问我：“胜一啊，你这是散文还是小说呢？”我倒这般回话给编辑：“老师你看算什么？”“还是算散文吧。不过，有着小小说的影子。”“那就是啥都不像呗。”编辑老师告诉我：“不不不，这样写法还蛮有看头呢！”也有文友问我：“你写散文，不按小说创作套路编进故事行不？”我的回答是肯定的：“行。”我写过一篇近万字的散文——《终究没能忘记她》，就像记流水账的一般，也被杂志

刊登。有位老朋友去旅游，写了篇游记散文让我帮忙改改。我情面难却，将原文改掉了一半，并进行段落调整和文字修改，后来也被发表出来。我习作些散文，还帮朋友改写过散文。但真看不出我习作散文的套路来。这样也写，那样也写，有好友曾开我玩笑说：“你这叫做乱写！”

实话实说：我习作散文不多，但被采用发表的概率比习作小小说大多了。我习作的散文分别上过省级文学期刊和省级报纸。前不久，我的散文《祖传的小水坑》刊在《衡阳日报》副刊版头条，《分月饼》还被刊发在《湖南日报》副刊版头条，这无疑是对我的肯定，给予我莫大的鼓励。

面对这个庞大世界时有些无力、无奈，又不愿妥协的姿态，或许，这其中还隐藏着他们内心突破这种状态的渴望。

这未必是一个时代所有青年的状态，但却已经有着了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。如一些青年作者，虽然他们的写作技巧未必能如成熟作者般的完美，但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表达，将这种“尴尬”与心有戚戚的读者共享，也是文学的一个有意味的呈现。这或许也是这类作者在“豆瓣”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平台上受到追捧的原因。

——林淮克 说

1. 好作品是一个作家最大的尊严，作家首先要用最冷静的思索和严苛标准考量自己的作品，不以一己悲欢为看取世界的标准，不因小有名气而沾沾自喜，不为眼前小名利分心。其次，要了解中外文学史，熟读经典名著，找出标杆和基准线，向其看齐。曹雪芹“残杯冷炙有德色，不如著书黄叶村”，十年披阅增删五次，写出不朽巨著《红楼梦》；陈忠实离开城市驻扎乡间四载，潜心写作当代名著《白鹿原》；贾平凹深挖属于自己的文学宝藏，一系列作品写活了中华民族一条龙

脉——秦岭。这些远的近的例子都说明一个道理：好作品是作家用生命创作出来的，以传世之恒心铸就的。你付出多大的真诚与努力，文学就会回报你几成的收获。

——周瑾璞 说

2. 青年作者的优势在于，他们就身处这个时代的“尴尬”之中，能随时捕捉到身边同龄人传来的各种真实情绪。而文学，是他们捕捉到这种情绪后的其中一种表达方式。可以说，“废柴”“葛优躺”等流行词汇背后，其实暗藏着这一代青年人的“心声”，是他们在